



# R密件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任 蓬 王金铃 译

李自修 侯明君

王 文 彬 校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济 南

R 密 件

〔美〕欧文·华莱士著

任 蓬 王金铃 译

李自修 侯明君

王 影 校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 东 省 人 民 出 版 社

山 东 省 人 民 出 版 社

13 25印张 2千字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0

10099·1489

定价 1.00元

Irving Wallace  
The R Document

本书根据1977年3月美国Bantam edition

译 出

---

## 第一章

来访使他感到意外——他把自己约好了的会面忘记了，当然也就不会想到在他答应和总统共进晚餐之后，需要通知取消这次会面。现在他正在设法尽快地、同时也要尽量圆满地把它结束。

克里斯托弗·柯林斯不愿意让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因为他显然是个和蔼可亲的人，聪明机智而且彬彬有礼。换一个时间，柯林斯就会很乐于和他谈谈。可是现在不行，今天晚上不行。办公桌上有一大叠文件要他审阅，过一会他还要到白宫去，紧张地呆到很晚。

柯林斯心里有数：对待这次来访，他不能不多加小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愿意伤害这个人的感情，还因为他不愿意得罪联邦调查局长泰南。很明显，这个人是为了帮着局长写《泰南自传》，在局长的鼓励下，甚至是奉局长之命来访问他的。谁也不会冒失到敢于得罪泰南局长，更不用说新莅司法部长之任的柯林斯了。

柯林斯望了望十分钟之前来客放在桌沿上的轻便盒式磁带录音机，它一直在录着音，尽管直到现在，并没有谈到什么值得录的东西。他又抬眼端详了一下这位年纪比自己大的

人：大约有五十四、五岁，正在聚精会神地瞅着那张开列着问题的单子。因为知道时间已经不多，急于要从中挑出最要紧、最有份量的问题。

端详着这位来客，柯林斯突然想到此人的外貌和他的姓名实在不相称，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他的名字是伊什米尔·杨格<sup>①</sup>，名字和本人根本搭配不到一起。柯林斯希望有适当的时机问一问他怎么会有那么一个名字。伊什米尔·杨格个子矮小，胖墩墩的，好象是新英格兰人，可能是信奉长老会的苏格兰人的后裔（老一辈说不定哪一代沾点犹太血统）。他那肥胖的身躯把一套起皱的灰色服装周身都绷得紧紧的。他的头顶正中光秃秃，一簇簇怪里怪气的头发，沿着头顶的四周长满了一圈。他只好可怜巴巴地把这一圈头发尽往头当中梳。这样一来倒好象在头顶上留起连鬓胡子来了。他还有一个双重的下颏，而第三重也已规模初具。他一身膘肥肉满，把椅子坐了个满满当当，简直要从椅沿上淌下来。他那副模样，就象一头被冲到岸滩上来的小鲸鱼。柯林斯想，他叫伊什米尔毕竟还算合适。

柯林斯觉得他一点也不象个作家。除了那副没有擦干净的角框眼镜和那根焦褐色的石南根烟斗，他没有一点地方象个作家。可是，他一见面，就自称是一个代人捉刀的作家。柯林斯可从来没有见过一位什么捉刀作家。显然，他捉刀捉得一帆风顺——替一个堕落的女伶，一个在奥林匹克大显身

---

① 杨格英文是young(年轻)，伊什米尔是“被社会摒弃的人”。此人既不年轻，也不象个被社会摒弃的人。

手的黑人英雄和一个天才军事家都写过自传。柯林斯竭力回想自己是否读过其中的哪一本。没有读过，也许凯伦读过，他得好好记住，回头问问凯伦。

这时他发觉伊什米尔已经抬起头来，腼腼腆腆地望着他的眼睛，正在提出下一个问题。

听着问题，柯林斯立刻有了主意，一个尽快地而且又能最体面不过地结束这场来访的办法。他只需要老老实实。

柯林斯把提出的问题重复一遍说：“是要我谈谈对威农·泰南的看法吗？”

“是的，我是说，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柯林斯马上想起了泰南的模样：一个喳喳呼呼，哇哇怪叫的巨人般的人物，同样也是一个传奇中的人物。个子差不多和自己一样高，肌肉发达的胸脯，又短又粗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又小又圆的脑袋，一只小眼睛斜视着，目光十分锐利，说话粗声粗气。泰南的样子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可是他对泰南的内心几乎一无所知。他只需要老老实实在地说明这一点，就此收场，不再和伊什米尔·杨格扯下去了。

“老实说，我对泰南局长不太熟悉。我担任这个职务只有一个星期，还来不及和他搞得很熟。”

“您担任司法部长只有一个星期，”杨格把柯林斯的话很得体地略加改动，接着说，“但是您在司法部里——根据我的笔记，您在司法部里快一年半了。据我所知，在这一年半里，您有十三个月在前任司法部长诺亚·巴克斯特上校的手下当副部长。”

“一点不错，”柯林斯承认说，“但是我当副部长时，很少见到泰南局长。您只要问一问局长，他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实际上，经常和他见面的是巴克斯特上校，他俩可以算是朋友。”

伊什米尔·杨格的眉毛一扬：“我不知道泰南局长还有什么朋友。从我和他的谈话中，我至少有这样的感觉。我认为只有他的助手，哈里·阿德克科是和他关系密切的朋友，而我似乎觉得这种密切主要是业务上的关系。”

“不，”柯林斯坚持说，“如果说他和谁关系密切的话，他和巴克斯特的关系也是密切的。不过，我想你的话也有一方面的道理。泰南局长确实是一个孤独的人。如果您回顾一下，我想您会看出，别的联邦调查局长们也是些孤独的人。这和工作性质有关。不管怎样，我一向难得和他多见面，对他也根本不了解。”

这位作家却不肯马马虎虎地被打发过去。他从嘴里取出那根旧烟斗，舔舔嘴唇：“但是，柯林斯先生……”他停下来，“称您先生，合适吗？是不是该叫您柯林斯司法部长，也许可以把司法两个字去掉，干脆叫您部——。”

柯林斯笑了：“叫柯林斯先生就行。”

“那好。我要说的是：巴克斯特上校中风之后，——那是五个月以前的事了——您在这里临时负责，是司法部里未经任命的部长，直到一个星期之前有了正式任命。我们大家都知道，联邦调查局是归您领导的。联邦调查局长泰南，是您的下级，所以您得联系——”

柯林斯忍不住笑出声来：“泰南局长是我的下级？杨格先生，您太不了解情况了。”

“所以我才到这里来请教，柯林斯先生，”杨格一本正经地说，“我是来了解情况的。不知道联邦调查局长和司法部长、和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和政府中的每一个要员的确切关系，我是没有办法为联邦调查局长代写自传的。您也许觉得我应该问局长。请您相信，我问过。但是谈到政府各部门的作用以及他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他却含糊得叫人吃惊。有一些事情我从他那里得不到清楚的回答。并不是他不肯告诉我，而是他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而且很不耐烦。他感兴趣的是谈他在艾德加·胡佛的领导下，在联邦调查局里的种种业绩，然后谈他的引退和东山再起。是啊，我对这些事也感兴趣，它们是书里有血有肉的内容。但是我对他在整个政府机构中所处的地位同样有兴趣——我指的是他和同僚的相互关系。”

柯林斯决心帮他一下忙，即使要多花费几分钟，也要把这一点说清楚：“好吧，杨格先生，我就开诚布公地和您说吧。《政府手册》中写着联邦调查局长归司法部领导，根据手册，是这么一回事。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据90—351号公安法第6款第1101项，联邦调查局长不是由司法部长任命，而是由总统在征求参议院的意见并取得同意后，加以任命。联邦调查局长尽管要和我协商，要征求我的意见，要和我配合工作，但是我对他却没有最后决定权。有这个权力的还是总统。只有总统一个人可以不必经过参议院

的同意撤换他。因此，除了字面上的规定外，泰南局长并不是我的下级。你现在该知道，象泰南那样的一个人，不可能是任何人的下级。我可以断定，象所有的联邦调查局长一样，泰南一定也知道，如果他愿意干下去，他就可以终身任职，而把所有的司法部长们视为过眼烟云。这样，归结到您原先提出的这个问题，或者那些问题，就是：他并不在我手下工作，我也就和他没有多大联系——没有，就是在我担任司法部副部长，而巴克斯特上校进了毕萨斯达海军医疗中心医院之后，我主持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和他也没有多大联系。很抱歉，不能再帮你解决更多的问题了。说实在的，我想不出为什么泰南局长要打发您来找我。”

杨格略微坐直身子：“噢，不是他打发我来的，这是我自己决定要这么干的。”

柯林斯把他的瘦长的身子在高背皮转椅里向上挪动了一下，说：“原来是这样。”他感到一阵轻松。他不用担心有什么事愧对泰南局长了。他可以把接待中断也不会得罪泰南了。可他还是和原先一样，愿意有礼貌地对待杨格。他要让他有点儿收获，不管这收获多么微小，总要叫他高高兴兴地离开这里。“说来说去，一句话，您是想听听我对泰南局长的看法，好来写您的书——”

“不是写我的书，”杨格赶紧说，“是写泰南的书，书要用泰南的名义出版。我一直想通过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弄清他在政府机构中的实际地位。即使您对他不太了解，我还是希望——”

“好吧，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就给您谈谈我对他的看法吧。”柯林斯一边说，一边思索着找一点四平八稳的话：“我对局长的印象嘛——他分明是一位行动家，一个说干就干、讲究实际的人。他的为人和他的工作正好适合。”

“怎么个适合法？”

“他的工作是调查犯罪，调查联邦的违法事件，挖掘事实，提出报告。他并不根据掌握的材料作结论，连建议也不作。下余的这些工作都是我的份内事，我要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起诉。”

“这么说行动家该是您啊，”杨格说。

柯林斯对待这次会见的态度更加严肃认真了。他说：“听起来似乎是这样，实际上并非如此。严格说来，我是一个司法律师中的律师。我们走的是长时间的小心谨慎的过程，泰南和他的特工人员干的是直接的危险的把戏。现在还是谈您的本题，我对泰南唯一的另外看法是——噢，当他干起一件事情来，一件他认为应该干的事，他一定要紧着干到底。他很倔犟，这也可以算是他的长处。就拿待批准的第35号宪法修正案来说吧，总统刚把这事提出来，他马上就全力以赴。”

伊什米尔·杨格打断他的话：“柯林斯先生，提出第35号修正案的是泰南局长，不是总统。”

柯林斯吃了一惊，瞪大了眼睛望着这位作家：“您这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是局长亲口告诉我的。他说起第35号修正案来，总把它

当作自己的得意之作。”

“不管他自己怎样认为，第35号修正案决不是他的。不过，你的话正好说明了我的观点：一旦他热衷于某一件事，就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一点不错，他是支持第35号修正案的主要力量。要把这件事情搞成，他的责任决不比任何人小，应该说比任何人都大。”

“但是事情还没有搞成呢，”杨格安详地说，“请原谅。到目前为止，批准这项修正案的州还不到四分之三。”

柯林斯对于这些题外话多少有点不耐烦。“这没关系，会通过的，”他说，“只要再有两个州批准就可以了。”

“只剩下三个州没有表决了。”

“有两个州今晚进行最后的表决。我想第35号修正案今天晚上就要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了。但这些事和你要了解的事情没有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是泰南局长在促成这件事上起的作用。”柯林斯望了望他的手表。“好啦，我看就谈到这里吧——”

“柯林斯先生，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只想多问一件事……”

柯林斯抬头看到来客脸上急切的表情。他等着对方说下去。

“我——我知道这件事和这次会谈没有多大关系，”杨格接着说，“但是我很想知道你的答复。”他咽了口唾沫，说：“您喜欢第35号修正案吗，柯林斯先生？”

这个问题太出乎意料之外了。柯林斯眨了眨眼睛，一时

不知道说什么好。况且，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明确答复过这个问题——甚至对他的妻子凯伦，或者对他自己。“我喜欢它吗？”他慢慢地重复着。“并不特别喜欢。实际上未必喜欢。事实是我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我一直在忙于整顿班子。我相信总统，也——也相信泰南局长——”

“但是，先生，这件事跟您和您的部门都有关系。”

柯林斯皱起眉头：“这我知道。不过，我想总统会很好地处理这件事。也许我对这件事有些保留意见，但是我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了。”到这时，柯林斯发觉这位彬彬有礼的杨格先生不象先前那么彬彬有礼了。他禁不住想问问杨格，而且也确实问了，“您喜欢它吗，杨格先生？您喜欢第35号修正案吗？”

“能够绝对不让第三者知道吗？”

“绝对不会泄露。”

“我很不喜欢，”杨格直截了当地说，“任何能够抵销人权法案的东西我都不喜欢。”

“噢，依我看，这样说有点过分了吧。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在出现可能造成国家瘫痪或使国家面临毁灭威胁的国内极端紧急状态时，第35号修正案才用来修正，或者取代人权法案。很明显，我们正在迅速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第35号修正案将会给我们提供某些方便，可以用来从混乱中整顿出秩序来——”

“它会给我们带来镇压。为了换取安定，它将以牺牲自由为代价。”

柯林斯觉得有点不高兴，他决定不再讨论下去了。不管对什么事情，什么问题，在没有机会动手试一试之前，好像人人都有一套办法。“好吧，杨格先生。你不会不知道现在大街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吧。我们历史上最严重的犯罪和暴行危机。就拿两个月前那一帮有组织的流氓对白宫的冲击来说吧，又扔炸弹，又用机枪扫射，打死了十三名警卫和特工人员，杀死了七名手无寸铁的游客，洗劫了东厅——自从一八一四年英国海军抢劫白宫以来，还没有人对白宫做过这样的事。可那是在战时，当时英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两个月前的冲击事件却是美国人干的——美国人自己干的。没有一件事是安全的，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您看了今天早晨的电视新闻了吗？您读过今天的报纸吗？”

杨格摇了摇头。

“那我来告诉您吧，”柯林斯说，“在伊里诺斯州，皮奥里亚警察局，早班值勤人员听取了指示，接受了任务。就在他们刚刚出门要上摩托车和警备车的时候，遭到了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歹徒的伏击。简直是一场血肉横飞的屠杀。至少三分之一的警方人员被打死或受伤。这样的事您怎么解决呢？再如这样一个事实——今天一位数学家来找我谈这件事——今年在亚特兰大出生的人，如果他们一直住在这个城市，那么每九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最后要遭谋杀。我再重复一遍，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犯罪危机。您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高见呢？您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显然，这个题目伊什米尔·杨格以前曾经谈论过，因为

他的回答来得很现成。“我会重建我的房子，来使它井然有序。从根本问题着手。萧伯纳说过：‘应受鞭挞的罪恶不是宗教道义上的罪过，不是苦难，贪婪，教士的阴谋，君王的权术，煽动，垄断，愚昧，酗酒，战争，瘟疫，也不是贫穷所带来的其他后果，而是贫穷本身。’我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消灭贫穷，消灭经济上的压迫和不平等，不公正——从而消灭犯罪——”

“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来进行这样彻底的整顿。请注意，我并不反对您的必须从根本上做起的主张。所有这些到了适当的时候都要动手做。”

“一旦第35号修正案得到通过，那就永远不能做了。”

柯林斯有点心烦，不打算进一步争论下去。他说：“我想知道，杨格先生，您和泰南局长一起工作时，也和他这样谈话吗？”

杨格耸了耸肩膀：“如果我和他这样谈话，那我現在就不会在这儿了。我之所以和您这样谈，是因为——因为您看来是个好人。”

“我是个好人。”

“此外——我希望您不会怪我这样说——我简直弄不明白，您和那伙人搅在一起干什么？”

这句话使柯林斯心里一惊。一个多月前，当他决定要接受司法部长的职务时，凯伦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那时，他对她讲过一些理由，可现在，他不愿向一位实际上他并不熟悉的人再重复这些话。相反地，他反问道：“难道您愿意看

到别人干这个工作吗？看到泰南局长所推荐的人来干吗？您想，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呢？因为我深信，好人最后会赢得胜利。”柯林斯又一次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说：“很抱歉，杨格先生，我们没有时间再谈下去了。您一进门我就告诉过您，我有一大堆案件要审阅，然后还要到白宫去。这样吧，从现在起的几个月里，我还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也许能进一步给您些帮助。好不好到那时您再打电话给我呢？”

伊什米尔·杨格站起身来，收起他的笔记本，拿起录音机，把它关掉。

“如果您还在这儿，我会来电话的。我希望您会在这儿。”

“我会的。”

“那么我给您来电话。多谢！”

克里斯·柯林斯伸手和作家握手告别，然后，望着他摇摇摆摆地朝通向接待室和大厅电梯的会议室走去。

猛然间，他灵机一动，想起要问一问他起先忘了问的一件事，赶紧说：“随便问一句，杨格先生。您和泰南局长合作有多久了？”

伊什米尔·杨格在走廊里停下身子。“差不多半年了。我每星期到他那儿去一次。”

“不过，您还没有告诉我——您自己对他的印象怎样？”

杨格冲着他淡淡地一笑。说：“柯林斯先生不是有个第五条<sup>①</sup>吗？”他咧开嘴笑起来，“我就援引这一条，不多说了。”然

---

①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不得强迫一个人自认有罪，所以在不想回答问题时，可以说“我援引第五条”。

后他又加了一句，“这份工作是我的饭碗，我从来不拿它去冒险。再说，接受这个任务，我也是有点迫不得已。再次向您致谢。”

说罢他转身走了。

柯林斯仍然站在那里，回想着他们的交谈，想到国家发生的危机，要用来解决危机的新修正案，也想到了泰南局长其人，对这些事他一样一样挨个地掂量一番。很快地他意识到在这上面他花费的时间太长了，还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呢。最后，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把它转到办公桌前，开始审阅堆在桌上的文件。

不久，他就把杨格完全撇在脑后，全部精力集中到那些需要他立即处理的案件上了。——一起越州绑架案件；一起违反原子能法案的案件；一项印第安土地权的要求；一项反托拉斯的起诉；一起大的毒品案；一份联邦法官的任命；一起阴谋颠覆国会的案件；一起驱逐出境的案件；一些骚乱事件，还有一系列的有关五个以破坏或推翻政府为目的的阴谋案件的线索。

虽然柯林斯全神贯注，他对声音仍然十分敏感。在七十英尺见方的宽大的办公室的一片沉寂中，他听到他的秘书，玛丽安·莱丝踩在厚厚的东方地毯上的脚步声。他从两堆文件中一抬眼看到她从隔壁的秘书办公室里出来，匆匆忙忙地朝他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的马尼拉纸袋。

“刚刚收到，是派人送来的，从街对过，”她说。

“街对过”就是宾夕法尼亚大街对过——那是指在艾德